

散文

我的民师岁月

■向再春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刚初中毕业，就接过前辈手里的粉笔，回到村办小学当了民办教师。那年我十八岁。学校名字叫“头地完小”，有一百多个学生，五个教学班，每个班级都是二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个校长，一个主任（兼任教师），五六个老师。此外还有一个大师傅，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最初我教三年级，语文数学还有自然课都是我一个人教，那时候叫做包班儿。一天七节课加上早晚自习，都是我一个人在班级里给孩子们上课！一年级和二年级也是这样，只有四年级和五年级，才分别有两个老师教。

乡村有文化的人不多，高中或初中毕业生，就算是文化人儿了。只要你热爱孩子，能读书，会写字，会算算数，再看看教学参考书，就能去上课了！我爱看闲书，上完课讲讲故事，孩子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个个花朵一样的笑脸，那无比崇拜的眼神儿，加上一阵阵笑声，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了。

那时候孩子们真听话，老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背课文。能从头到尾，把一册书都背下来，一字不差。教室条件无比简陋，一盒粉笔，讲台上面挂着一块用木片做成的黑板。村里木匠手工制作的课

桌板凳，关不严实的木头门窗，黄土垫的地面凹凸不平，用土坯垒的墙壁上糊着报纸。孩子们扫完地，屋里就尘土飞扬，还得往地上洒水。冬天，教室中间生起一个火炉子，那湿漉漉冻得冰块似的柴煤，总也烧不旺。炉筒子缝隙滴着黑色的炉油子，发出刺鼻的气味儿。呼呼的寒风从窗缝门缝吹进来，屋里冷得像冰窖。生不着炉子，有的家长会送来一些引火柴。一个冬天，把我们的手都冻伤了，手背肿得像馒头。现在我的手上还有那时候留下的冻伤疤痕。

春天，我们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挖了个花池子，种了扫帚梅花。花种都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的。从花苗儿长出来开始，他们就每天打水浇花。八九岁的孩子，几个人拎着水壶水桶，就能到水井边去掘着轱辘打水。夏天，那花开得热烈而灿烂，白色的，粉色的，红色的都有一些。一朵朵小花，在阳光下开放。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围着看花，他们就像这花朵一样呀！

秋天开学了，那花还在开着。有些已经落了，结出了饱满的种子。这时候，蜜蜂鼓着圆圆的肚子，在花间飞来飞去。孩子们采集一些花种包起来，预备来年再种。

农家的孩子们都爱劳动。每天早上，都有人主动把教室打扫干

净，地面浇上水，黑板擦干净，桌凳摆整齐。然后坐在那里等着我去上课。讲台是用泥土做成的，边沿用泥贴上砖头。有的时候那砖头被踩掉了。晚饭后，就看到几个男孩子在和泥，把那掉下来的砖头都粘上去了，尽管歪歪斜斜，却也像那么回事。他们光着脚，手上脚上和脸上到处都是泥，就像一个朵花脸猫，他们互相看着哈哈大笑，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

我的校长郭老师，曾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语文课上讲得有趣有味，从来不用什么教案之类的，上课就是临场发挥。他很胖，有将军肚，常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诗词歌赋，散文小说，历史典故，凡是和课文有关的内容张口就来。他讲的时候语速很慢，诙谐幽默。他的语文课让我们甘之如饴，齿颊生香。我回去当了老师以后，他被调回我们村里学校当校长。业余时间，我们聚在一间办公室，他就给我们讲他当年在师专学校参加函授学习的情形。讲那些讲师教授上课的事情，还要给我们讲唐诗宋词和元曲，讲明清小说。我最初听到的是一首元朝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几组意象的组合，烘托出旅人眼里一

片凄凉的秋日景象。这景象瞬间击中了我的灵魂，无比震撼。后来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历史典故，也讲得津津有味。书中大段的文字他能背诵出来，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这也是我日后去进修校进修，参加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函授学习，又考入师范学校的原动力。现在，郭老师退休好些年了，他仍然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部长篇小说和散文等作品。

郭老师喜欢读书，偶尔小酌，从来不吸烟。最难忘的是冬天的晚上，我们几个年轻的上完自习，安排好了学生就寝。一身寒气地回到办公室，时不时地就看到郭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白酒，他亲自在火炉子上炖着一小锅酸菜（有时候是咸菜），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他是国家职工，挣国家工资，有“农转非”的户口本。我们民办教师，挣的是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到手的钱。他自己花钱买酒，让我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消遣一下这难得的休闲时光。招呼我们几个围桌而坐，桌上烛光摇曳，灯火荧荧。酒盅酒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喝酒。

他告诉我们要间断学习，假期也让我们在学校值班，学习能有

个清静的环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个人学习加强了，学习成绩自然会提高。他从来不啰嗦，没有假道学装腔作势那一套，从不板着脸对我们说教。对于我们，他亦庄亦谐，亦师亦友。从来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放手让我们工作，我们的成绩也一直不错。后来他被调到乡政府做了司法助理，我们在一起的那几年，成了难忘的回忆。

那些年，我和家乡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苦中作乐。又有师友相伴，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教导，这是幸运的事。诸如苏老师等前辈们，功底深厚，字写得很好，都有可取之处。要说到民办教师的待遇，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四年那十年，我的民师岁月，也是我生活最为困顿的十年。教书之余，身自耕作。食不兼味，衣不重采。可是我心中从来没有放弃理想信念，后来我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转正成了公办教师，也有了“农转非”的户口本。那年我已经三十岁，也算是三十而立吧。

几十年过去，如今我也快退休了。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选择了就要坚持，不这山望那山高。在修行的路上，不负韶华，终成正果。



金秋乐章 摄影 赵国君

散文

坐拥翁根毛都的沙子一醉不起

■刘洸

夕阳西下时分，我坐在翁根毛都的沙山上，迟迟不肯离开。

退休后，每每闲来无事，我就去旅游。是的，旅游不是更好的存在，而是另类的存在；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相反，为了激活现实。它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且找到词语。

跑的地方多了，“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对景区、景点的期望值自然就高了。

到翁根毛都，我觉得没有白来。

蒙语中，“翁根”意为高贵、圣洁，“毛都”意为大树、老树，翁根毛都意为不可侵犯的“神树”。尽管如此，我并不是依恋或者溢美这里的几株或突兀独立或三五成群的老树。虽然它们虬枝劲干、枝叶婆娑、迎风呢喃，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迷住我的，是这里的沙子！

去过罗布人村寨，我迷恋那里的沙子、湖水、天鹅、胡杨，以及罗布人那种恬淡、祥和的生活态度。见到翁根毛都的沙子、湖水、水鸟、榆树、杨树，以及那些徜徉沙漠、水边的牧人、羊、骆驼和马，我同样一醉不起。

翁根毛都沙漠景区总占地面积2500亩，2016年5月被开辟为旅游景点，2018年被评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在我们赤峰市藏在深闺人未识。它位于巴林右旗大板镇翁根毛都嘎查境内，集沙漠、湖泊、草原、丘陵等自然景观于一身，颇具天然的风采和天籁的韵致。

景区入口，凸显蒙古族地域与文化特色。高大的栅栏碉楼上，矗立一高两低三枚九尾大纛形制的苏鲁定。苏鲁定为蒙语，亦译为“苏勒德”，意思是“矛”。苏鲁定分黑白两色，叫做“哈喇苏鲁定”和“查干苏鲁定”。“哈喇”和“查干”分别是“黑”和“白”的意思。

此处是查干苏鲁定，缀以灿烂缤纷的旌旗和哈达，像汉字的“品”或者数学的符号“..”。白色象征着和平和权威。给人一种亲切、神奇的感觉。

今春，“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农谚在巴林草原不再奏效。日历进入7月，依旧赤日炎炎，碧空如洗；许多往年野花灼灼的草原，枯黄的草色无法返青，骄阳下的土地裸露着斑驳的叹息；目力所及，恍若暮秋依然固守的阵地，满目疮痍。去翁根毛都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九，欣逢霏霏细雨，草原漫漶着喜人的雨声。下午，骤雨初歇，沙岭、沙湖，沐浴金色阳光，赏心悦目。我却无视身边的湖水，花草，小船，亭榭和栈道，连一只遇到游人而不惊从容游进菖蒲丛如同绅士的野生黑水鸭也视而不见，像奔跑的火光在追逐风儿，跑进那一大片沙子的怀抱。

沙子仿佛无尽的宣纸，内中画有或月牙或圆月一样一汪一汪的水泽。水泽有“M湖”“日月湖”等奇妙图形，好似沙海里一圈一圈画龙点睛的涟漪，隔三差五就要在沙丘间呈现一泓。水泽边缘，画有绿树，水草和水色；连亘的沙坡阔大，一行行游人的足印，一窝窝马、牛、羊群、骆驼的蹄印，如同寥寥几笔的风俗画，让人仿佛看到了牧人洁白的毡房，古老的勒勒车，袅袅的炊烟和香甜的奶皮子。此时，一位羊信挥动牧羊铲走来，身后，是上百只羊群。羊群裹裹走过沙滩，就像一朵朵移动的棉花，抑或从天际而来的白云。羊信对我说，幸亏翁根毛都有独特的小气候，沙丘周边都是绿色植被，丰茂草木，才保住了牲畜膘情。

翁根毛都沙地毗邻查干沐沦河，形成很

多天然湖泊。湖泊滋养沙漠，附着着沙蒿、沙柳、山榆树、山杨树等众多树种……

我情系沙子，向往沙子盛情、炽热的抚慰。因为，十年前我在响沙湾的沙子中裸脚奔跑，尽管沙子烫得人要蹦起来，还是坚持走出沙地。那是我第一次赤脚走过滚烫的沙子，那种热，是对身心的涤荡与疗养，可以洗去一身的劳顿甚至病痛！在罗布人村寨亦然，我毅然赤足走进整子般的沙漠，尽管灼热，却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洗礼。

雨后的翁根毛都沙地没有想象那么炽热。我不由快然。然而，白云峰禅师颂曰：“若能转物即如来，春暖山花处处开。”于是，欣然接受一位在设有迷宫区域卖票的大嫂的建议，将鞋袜扔在沙山下，高挽裤脚，奔向沙山。极目眺望，沙山连着沙山，沙湖挽着沙湖，山水相偎，湖光山色，加之高天流云，群鸟啁啾，牛羊觅食，绿地静谧，宛如聆听一阙悠扬的山水牧歌，如痴如醉。

伫立沙脊，那面是陡峭的沙坡。下面，一泓沙湖碧波荡漾，游弋无数的水鸟。鸟鸣高亢、悠扬，因为无法靠近，哪怕我们走进水里，它们也捉迷藏一样与人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让我们猜谜。有人说那是鸳鸯，有人说是水鸭子，也有人说是鸿雁或者灰鹤。无奈，我们上岸，背对着它们，在沙山拍摄无数照片，返回。

沙子是天然的掸子，可以拂去一身的征尘与疲惫。光脚走过沙子，算是聊以自慰。沙漠娱乐项目有很多，什么骑马乘驼、滑沙冲沙、沙滩摩托小火车乃至沙湖划船，因为在沙子上流连，错过了。

走下沙山，暮色弥漫，有社团和个人在湖

诗歌

父爱深深

■林玉来

你赐予我生命
追寻世界的美丽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你用厚重的肩膀撑起家的一方天地
你将深爱埋在心底
岁月不改对我的情意

你抚养我长大
感悟人生的真谛
一点一滴
分外甜蜜
你用慈祥的微笑驱散我的万千低靡
你将苦痛留给自己
年迈的模样渐渐清晰

转眼已是白发的年纪
时间你慢慢流去
我怕来不及
父亲啊
我想一直守护你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幸福的日子快些来到
不会被打扰
恬淡就好
让时间停留在这一秒
让我成为你一辈子的骄傲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你的深情难以忘掉
我的陪伴不会迟到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给你一个拥抱

路在继续
梦还在期许
我最爱的那个你
我心中不朽的传奇



畔生起篝火，载歌载舞。我好奇，以为是祭祀神树的活动。史载，祭祀日这天，牧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从“达木拉”（组织者）调遣，进行祭祀。人们先将串系在绳索上的彩色布条或五颜六色的单个布条系在选好的一株最大最茂盛的树上。继而，设祭台，奉上羊肉、奶食、酒等供品，围绕大树奠酒祭拜。此时，喇嘛诵经，祭祀的官吏、王公贵族，也要一同跪拜。之后，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等那达慕赛事。

景区负责人介绍，对古老树木的祭祀日是每年阴历七月三日，它是巴林右旗蒙古族祭祀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人们对大自然的关爱和与大自然融洽共存的美好愿望，已延续二百余年。2009年12月，《翁根毛都祭祀》被评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入夜，倾听斯日古楞先生的一曲蒙古族长调，哈斯先生的一曲《草原》，我们像饮下浓郁的酒浆，都醉了。

离开时，有人告之，湖里的鸟儿是鸿雁。近年，鸿雁迷恋这里，呼朋引伴，安家落户，今年孵育的十几只雏雁，已在水中嬉戏；而且，每年十月初，总有几百只天鹅飞临，盘桓一月之久，乃去。

闲云已随清风去，野鹤展翅纸上飞。此刻，墨绘的草原沙漠，笔间的水鸟水泽，再度从内心的砚台游到宣纸上。

步入清凉境，则生欢喜心，来翁根毛都走吧。

